

# 一缕清香

毛志勇

著

一缕缕清爽淡雅的香气向他飘来，他即刻识别出它的味儿与那些来修鞋的女人身上散发出来的味儿不一样……

中国文联出版社

曲扬短篇小说集

中国文联出版社

# 一缕清香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缕清香/毛志勇著.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8.4

ISBN 978-7-5059-5838-8

I. 一… II. 毛…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32365号

|      |                            |
|------|----------------------------|
| 书 名  | 一缕清香                       |
| 作 者  | 毛志勇                        |
| 出 版  | 中国文联出版社                    |
| 发 行  |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010-65389150) |
| 地 址  |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100125)         |
|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
| 责任编辑 | 周完淳                        |
| 责任校对 | 潘传兵                        |
| 责任印制 | 李寒江                        |
| 印 刷  | 中国文联印刷厂                    |
| 开 本  | 880×1230 1/32              |
| 印 张  | 12.25                      |
| 插 页  | 2页                         |
| 版 次  | 2008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
| 书 号  | ISBN 978-7-5059-5838-8     |
| 定 价  | 26.00元                     |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http://www.cflacp.com>

# 目 录

|                |     |
|----------------|-----|
| 分 流 .....      | 1   |
| 小 芋 .....      | 12  |
| 铜币情缘 .....     | 24  |
| 相 逢 .....      | 37  |
| 路儿弯弯 .....     | 50  |
| 春天和冬天 .....    | 63  |
| 诱 惑 .....      | 74  |
| 童年时的点滴事儿 ..... | 85  |
| 中学毕业不轻松 .....  | 95  |
| 妻子的迷恋 .....    | 108 |
| 女儿勾起的回忆 .....  | 116 |
| 车轮滚滚 .....     | 128 |
| 少妇江二嫂 .....    | 136 |
| 企 盼 .....      | 145 |
| 风雨潇潇打衣襟 .....  | 155 |
| 疾 风 .....      | 165 |
| 麦苗儿青 .....     | 176 |
| 斗 争 .....      | 188 |

|             |     |
|-------------|-----|
| 借    钱      | 199 |
| 无奈的选择       | 211 |
| 负    重      | 222 |
| 花    落    去 | 233 |
| 母亲的心事       | 243 |
| 青山挡不住       | 252 |
| 封老太家的保姆     | 264 |
| 晓市卖菜女孩儿     | 276 |
| 遐想不是梦       | 285 |
| 继父的挠头事儿     | 298 |
| 飘起的白风衣      | 309 |
| 冷冷清秋        | 318 |
| 故土难舍        | 327 |
| 筑坝时的记忆      | 339 |
| 一缕清香        | 351 |
| 一天一夜        | 364 |
| 峰巅月色溶溶      | 376 |
| 后    记      | 388 |



## 分流

最近,机关失去了往日的宁静,一些人屁股上好像长起了肿块似的难以在凳子上坐稳,一会儿到这个办公室转转,一会儿又去那个办公室聊上几句。几位厅长和人事教育处处长的办公室更是人员进进出出,络绎不绝。

我和往日一样,处理完手头上的工作,翻翻报纸,看看杂志,似乎两耳不闻窗外事。同科室的小仝有点沉不住气了,她说:“现在都到什么时候了,你还是这样的不管自己的事,你吃的亏还少吗?”她向对门两间办公室撇了撇嘴又说道:“你看人家几个,这几天楼上楼下,忙得不亦乐乎。”

我的这位同事比我小两轮，今年26岁，一毕业就分配到厅机关与我同科室办公至今。几年来，我俩一大一小，一男一女相处得非常和谐，工作配合得很默契，甚至在生活方面有时候还能互相照应一些。

她说的事,就是目前进行的行政单位机构改革的大事。这次机构改革即将进入实质性阶段,现有人员要压缩一半。我所在处人员编制也将压缩一半,就是说有二分之一的人将要离开。



我曾想过每个人的去向：现任处长韩炜是稳坐钓鱼台的。准备竞争副处长的王亦汶和李国林他们占有学历、年龄的优势，留下来无可置疑。同科室的小全早已表白，不参与竞争，到事业单位寻求发展。老张同志刚过 58 岁，按政策规定属于退养对象。还有小钱、小林进入机关只有几年的时间，他们曾多次在众人面前表白，对他们来说走可能更合适一些。

我感觉良好，年龄上虽然大了一些，失去了一点优势，但是在德、能、勤、绩方面，还是有优势的。三十年如一日，按时上下班，从未耽误过领导交办的各项工作。

机构改革的核心——压缩人员的工作进展得如此之快。到退休年龄的和 58 岁以上的退养名单很快宣布了。正处级的竞争演讲只用了半天时间就结束。上午演讲，下午党组就召开会议讨论通过。紧接着竞争副处长职务的工作开始了。报名参加竞争副处长职务的人员主要有两种。一是原岗位上的副处长，二是现任主任科员。报名参加竞争副处长职务的人数，大大超过了拟任人数。因此，竞争非常激烈。

我们处的工作专业性较强，所以其他处室的人没有报名，竞争这个位置的只有本处的王亦汶和李国林两位同事。

最近一段时间他俩和参加竞争演讲的其他人一样，放下手头上的工作，全神贯注地准备着演讲稿。

参加竞聘的人员十分辛苦，一篇 2500 字左右的讲演稿要反反复复修改多遍，有的甚至超过了 10 遍，他们白天在办公桌上一趴就是好几个小时，晚上还要在家对着镜子练表情，练口型，练语气的轻重，节奏的缓急。

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的演讲都达到了预期效果，每个演讲者都是慷慨陈词，言之凿凿，信誓旦旦，只用几分钟的演讲时间就调动起同事们的情绪。至于他们的那些承诺今后能否

兑现,那是另外一回事了,过上若干时间,恐怕无人问津。演讲结束,还要进行答辩。他们从容自如地回答着主考者提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上述程序进行完毕,现场打分。第二天,副处长们的任命名单就公布出来了。王亦汶如愿以偿。

按照机构改革方案步骤,下一步就轮到我們一般工作人员了。将要被分流的人员,就在这部分人员中间。

一天下午,我和往日一样,比规定的上班时间早到了几分钟。不一会儿工夫,人事教育处的魏处长走进我的办公室,坐在对面的凳子上对我说:“机构改革已经到了关键时刻,你有什么打算。”我信口说了一句:“已经是知天命的人了,还有什么打算。只能听从组织上安排。”魏处长听后摇了摇头走开了。魏处长走后大约一小时,刚竞争上办公室副主任职务的任霞,走进来带着有点打抱不平的口气说:“老实人永远吃亏。”她看我脸上表情没有发生变化,接着说:“看你们处里的那几个,人家哪一个像你,你就知道趴在桌子上写。”说后苦笑了一声走了出去。我的反应竟然如此迟钝,对他们的话当时一点也没有听出弦外之音。

第二天,双向选择动员会后,当我拿到××省交通厅内设机构职位设置明细表时,我惊得目瞪口呆,我和小仝的职位没有了,小仝的工作兼并到小钱的工作岗位上,我的岗位在职位设置表中找不到了。

双向选择的时间很短暂,三天之内要将填写好的表格交到人事教育处,否则,由组织上安排。我已顾及不了许多,静下心来苦思冥想我的去向。交通厅直属有两个副厅级单位,一个单位的领导曾与我们处在工作中发生过不愉快的事,现在找人家哪不是自讨没趣?我思前想后,最后决定找另外一个副厅级单位的领导。事不宜迟,我来到这个单位,踩着沉重的脚步走进局长办公室。刘局长正在低头看材料。他看见我走进来只



是眼皮动了动，脸上的肌肉像凝固了似的。当时我心里思忖：这个人怎么与我在厅机关偶尔相遇时判若两人。过去，每次在机关碰见他，他总是带着一副笑脸点点头。看他今天这个样子，见了我好像不认识似的。唉！谁叫我落到如此的地步。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我克制住不悦的情绪，轻声说了一句：“刘局长，您好！”此时他用目光示意让我坐到他侧面沙发上。我屁股尚未落稳，他办公桌上的电话铃响了。他拿起听筒“喂”了一声，开始用严厉的口气与对方说话：“你们这是怎么搞的，有事不提前请示，出了问题才汇报。不要强词夺理，错了就要承担责任。不！要用书面材料上报。”

电话还没有挂断，他的手机响了。他挂上电话，用右手娴熟地翻开手机盖，看了一眼显示屏上的数字，他语音、表情发生了变化，语气变得柔和亲切，脸变得灿烂了。

“是小宋吗，怎么今天想起来给我打电话。你的事儿我哪能不帮忙？好！好！好！我一定会去的。”

我离他很近，偶尔听见一个女孩子娇滴滴的说话声。他俩闲聊了大约十几分钟，才结束了这些与工作不沾边的对话。

他把手机放到豪华的写字台上，收起刚才和女孩子说话时的笑容，侧过身把冷漠的目光落在我身上，然后用缓慢而生硬的语气说道：“有什么事，你说吧。”

我嗫嚅了一会儿说道：“机关机构改革，我们处原有的8个编制，压缩到4个。现有的人除老张退养外，还有3个人要另找门路。”他听到这里打断了我的话说：“这些情况我知道，党组会上我主动提出接收3位分流人员。”我听到这里悬着的心落了下来。他接着说：“人怕出名，一个单位也是这样。单位稍微好一些，就有那么多的人争着要来。八十多人的编制现在都满了。省里的一些头头们，有权力部门的一些关键人物还在打电话，还在写条子，我这个局长实在招架不住。”他说到这把

话切入主题继续说：“机构改革，这是国家的大政方针嘛，安置被分流人员我们当然义不容辞。现在机关上已经有好几个人要求来。我们只能安排党组分给单位上的人数。这次分流是带职分流，助理调研员是副处级待遇。我们局里的中层干部已经全都配齐了，要插进去一个，把谁挤出去呢？一些重要岗位也满满的，人家工作中没有出什么问题，怎么能换掉？前几年分配到机关上的那几个大学生，他们来了安排起来就容易一些。”

小全听到这里我再也坐不住了。心想：你不愿意要就算了，何必说那么多冠冕堂皇的话。此时，我有点失态，打断了他喋喋不休的话，站起来说：“对不起，打扰您了。”说后转身出门。

当我走出这个单位大门后，心情越来越糟，当时的神色肯定非常难看。我不愿意将恶劣的情绪带回家，因为我妻子前几天也下岗了，她现在情绪很不好，我哪能给她愁上加愁。

我想找一个清静的地方调整一下情绪，就来到公园僻静的树丛中。已经是深秋季节了，有些寒气，片片树叶随着清风向下飘落着。地上的花草失去了生机，变得枯黄消瘦，令人生厌。我感慨道：我难道和这些落叶、小草一样吗？不，五十知天命，这是一个人成熟的年龄，是释放能量的年龄。我怎么会落到如此的地步呢？是我不尽职尽责？是我才疏学浅，业务不精，难以胜任工作？是我品行不端？不，这些全不是，我在单位上是个口碑不错的人。自己竟落到如此的境况。

翌日，我强打起精神来到单位。小全与往日一样，来的比我晚。只见她走进门挂好小皮包，从抽屉里取出《双向选择表》，刷刷刷几下子就填写好了，之后朝我浅笑了一下，拿着填写好的表向人事教育处的方向走去。

人教处的办公室在我办公室东面，这时我注意到不断地有人拿着表从我办公室门前经过。我越来越坐不住了，三天时



间,今天已经是第二天了,我要选择的单位依然心中无数。

交通厅下属单位比较多,要找一个合适的单位还真不容易。两个副厅级单位是去不成了,我的脑子像过电影一样的对厅属的处级单位扫了一遍,最后决定到高等级公路管理局试一。我拨通了陈局长电话,无人接。我只好把电话打到局办公室,钟主任说陈局长外出有事,估计晚上到家。我顺便问了陈局长家的电话号码。

吃过晚饭,我匆匆忙忙走出家门。天空黑沉沉的,小雨淅淅沥沥下个不停,而且滴得越来越大。我骑着自行车往返在小巷中,在昏暗的灯光下寻找着。敲了几家的门,遭到人家的白眼。我浑身湿淋淋的冷得发抖。不得已只得回家给陈局长家打电话,询问他家的详细地址。陈局长笑着说:“有什么重要的事这么着急,天黑下雨的怎能有劳你大驾光临。”

“大驾光临可不敢当,有急事儿找你这是真的。”他听后告诉了我他家的详细地址和门牌号,随后加重语气说:“我在楼下等你。”

过去,我和陈局长工作上接触不多,不过见了面彼此还挺客气的,谁知道他今天的态度如何。这几年,世态炎凉使我都感到麻木了。在机关上像我们这些无权无势非领导职务的,有时就连机关服务中心的小车司机也不看重你,遇有落雨点儿、飘雪花的天气,只喊某某处长,碰到我们这些人,视而不见。今天我是硬着头皮去找他的。当我按照他说的方向找到那栋楼时,他在单元门口伫立等待。

我们相互寒暄了几句后,他说:“你这个人自尊心强,有事不轻易求人,现在肯定有什么难处。都是自己人,说出来我会尽力而为的。”说到这里他用柔和的目光注视着我。

我看他这样的诚恳,就直率地说:“辛辛苦苦干了那么多年,现在连坐的位置也没有了。这次来找你,就是为了这件



事。”

他听后感到十分惊讶：“这不可能吧？像你这样业务精，工作一丝不苟，既有实践经验，又年富力强的人现在是很难得的，你们处长怎么舍得让你走？”

“这些都是老观念了，在这种关键时候，处长哪能顾及这些？”我无奈地说。

“要分流也轮不到你吧，你们处里有年轻人，他们到基层打打基础，充充电有什么不好呢？”

我说：“时代不同了，现在年轻人受垂青。”

“也不能这样地垂青，你在机关那么多年，他们才来了几天，凳子还没有坐热，就想把人家挤走？”

“事情很复杂，我一句两句说不清楚。这次找你的目的是……”

还没有等我把意思表达出来，他打断了我的话说：“你这个人太老实了，该争的就得争，凭什么把自己的岗位丢掉，让他们坐享其成。”

他出于义气，还是有意推辞，我有些无所适从了。他看我默然无语的样子，哈哈地笑了笑说：“本来那个副处长职务应该是你的，你出于什么想法不去竞争，结果让人家轻轻松松地得到了手，这何苦呢？”

“人到了哪一步，只能说哪一步的话，事已至此，自己的事儿只能靠自己了，因此这次来……”

他又一次打断了我的话：“不，这是领导造成的，你应该找领导把这件事解决好。”他把答案已经给了我，我能说什么呢？

当我踩着沉重的脚步跨进家门时，妻子还在等着我。她看我神情沮丧的样子问道：“最近你怎么啦，有点不对劲，是不是在单位遇到了不顺心的事。”

“别瞎猜，我会有什么事？”



“没有什么事，外面下着雨出去干什么？”

“去老家家闲聊了一会儿。”

她望了一眼墙上的挂钟说：“你看几点了？好了，别骗我了，睡觉吧。”

不一会儿妻子就发出了轻微的鼾声。夜深雨停，万籁俱寂。我百感交集，辗转反侧，难以入眠。

天亮了，红彤彤的太阳从地平线冉冉升起。我疲惫不堪地骑着陈旧的自行车去另外一个单位。

我径直走进田局长办公室。他看见我走进来，立即站起来微笑着说：“老同学，你来我们交通规费征收稽查局屈指可数，今天什么风把你给刮来了。”

田局长是我的老乡，我比他大一岁，从小与我在一个学校上学，虽然不在一个班，但是我们之间很熟悉。我们读完中学后不久，同时参加工作，在一个单位工作了许多年。后来，我上了大学，毕业以后进入机关。他在基层工作了几十年，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走到了局长这个位置。

我俩见面时一贯很随便，见他问我，我信口说了一句：“是机构改革的风。”

他用玩笑的口吻说：“还是机构改革好哇，转变上级领导的工作作风，能深入到基层。”

“别再斗嘴了，这次来确实是为机构改革的事来的……”我把来意简明扼要地说了说。

他有点抱怨地说：“你怎么不早说呢？”说到这里他神色变得凝重起来。他“唉！”了一声，尔后说：“这对你来说太不公平了。机关上的人员我熟悉的很多，像你这样德才兼备的，工作塌实认真的是很难得的。分流的事儿怎么就摊到你的身上了。”

我苦笑了一下说：“这可能是命运吧。”

真。他看我有些心灰意冷的样子，站起来用手拍了拍我的肩膀说：“老兄，给你说句实话，单位上现在正需要一个像你这样既有理论知识，又有丰富管理经验的人。我们局还空缺一名副局长，你也是副处级嘛，我找厅长说说，将来我们在一块儿也算你给我帮了忙。不过这确实委屈你了。”

令，“老同学，副局长就免了吧，来以后还是做一些具体工作好。说句真心话，我把仕途看得淡如流水。”

他知道我现在的心情不佳，因此说道：“再不要提这些了，只要你来，剩下的事儿就由我来办。”

机关上恢复了原有的平静，只是人员明显地减少了。十几个退休、退养的，他们已经不来上班了。一些自知留机关无望的人，绝大部分皆已选择上了要去的单位，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也不来了。只有那些留在机关的人和往日一样，有的人伏案疾书，有的人阅览报纸，有的人品茶聊天。我回到办公室开始整理文件和一些资料。

三天后，机关召开大会，厅长宣读了各处室人员名单和被分流人员名单。李国林、小钱留在了本处。我和小林被分流到厅直属事业单位。原未料及的是，小全去了工管处。

在大会会议室开完会，韩炜处长走进办公室通知开小会。这是他担任处长以来第一次亲自通知开会。除退养的老张外，其他人员怀着不同的心态来到韩处长办公室。韩处长用冷冰冰的语气说：“这次机构改革，有的人虽然工作有变动，还是国家干部嘛。希望这些同志在临走前把手续交接清楚。小全的工作交给李国林，小林的工作交给小钱，老赵的工作交给我。”他说到这儿，环视了一下接着说：“其他的人可以走了，留下的人我们继续开会。”我和小全紧挨着门口坐，听完他的话我即刻站起来，拉开门走了出去。小全紧随其后，小林犹豫了一下也走出了门。回到办公室，小全气咻咻地说：“你看他连一点人



情味都没有，跟随他那么多年，分别时竟然说出了这些话，真令人心寒。”我叹了口气说：“人走茶就凉呗。”她甩了一下黑油油的披肩发说：“人还没有走，茶就凉得这么快！”

“你还年轻，来日方长，不必为此生气。抓紧时间整理好资料交给人家。”

“你在他手下勤勤恳恳，一丝不苟地工作了那么多年，今天落到了这种地步，你还为他着想。”

小全说后很利索地把各类资料一会儿工夫就分成了几摞子，随后，拿出钢笔刷刷地写了几行，说了声：“好了，来要他就拿走。我要去收拾办公室，人家还急等着我过去工作呢。”说到这儿，她用清澈的目光凝视着我，莞尔一笑，悠然而去。

小全走出这间我们共同工作了多年的办公室，一瞬间我心里感到虚渺渺、空荡荡的。我提醒自己得快一点把应该交的手续交出去。正当我手忙脚乱整理资料时，刚才被留下开会的人回来了。

李国林走进来盯着小全的办公桌和她使用过的微机问道：“小全把门上钥匙留下没有？”

本来我的心情不好，看他这种急不可待的样子，用冰冷的语气反问：“她的手续还没有交，把钥匙放下干什么？”

第二天上午，刚竞聘上副处长的王亦汶领着两个锅炉工走进来，板着面孔冷冰冰地说：“老赵，你稍停一下，让他俩把这些东西搬出去。”

我用冷漠的目光注视他，心想：人怎么变得这样快，几天前见了我还客客气气的，赵处长长赵处长短的，今天就在姓前面加了个老字。我这个人别人叫我什么我并不在意，称谓不过是个符号嘛。但你也不能势利得这么快。我没有理他的茬，继续干活。他指挥着两个临时工把小全的办公桌椅搬到了对面房子，随后把他的办公用具往进抬。

屋子里搬来挪去的乱糟糟的，满屋子尘土飞扬，我看这个样子，只好走出办公室。

下午上班，当王亦汶副处长路过他多年来办公的那间阴面的房子时，只是用目光扫视了一眼，径直走到我办公室坐到我对面。他的脸上和射进来的阳光一样灿烂。他顺手把电话机从两个办公桌的中间挪到他的桌子上，用怪怪的目光瞄了一眼我，尔后，把目光移到电话机上，这分明告诉我：这个电话机是我副处长使用的。稍许，下属事业单位的李楠和楚晴走进来。他俩我都认识，李楠径直朝我走来。这时楚晴用目光暗示：我们找的是副处长，办事在他这里。李楠反映很敏锐，他把伸向我的手拐了个弯转向了王亦汶，之后，他口气十分柔和地说了声“王处长您好”。我伸出的手尴尬地缩了回来。这件事深深地刺痛了我自尊心。我决定快一点离开这个我出出进进十多年的房屋。我采用小全的办法，三下五除二地把资料分成几大摞，尔后抽出一张白纸，在上面龙飞凤舞地写了几行，手里拿着门上、柜子上和抽屉的钥匙，疾步如飞地走到魏处长办公室。他看见我脸色不好，问了一句“有什么事？”

“资料我全部整理出来了，现在就交给你。”  
他看了看我手上的钥匙说：“过去看看吧。”  
魏处长扫了一眼排列得整齐的各类资料和放在上面的清单后说：“好了，就这样吧。”

我将钥匙递给魏处长，转身走出了门。  
我走得很匆忙，走得很无奈，走得很孤单。

2002年3月12日于斐  
“公什的徽里村，土黄的面貌，干裂个  
着点飞带寒的凉意”：影虽虽不严肃，读书却要亲父老小



个红香枣，说月土尘干里，的醉醉后的去想来里干里。  
室公衣出衣钱只，干料

面因同雅的公衣来平途的故说斗技隔衣衣于当，表土干不  
我睡坐室公衣我睡去直谷，那一下时斗米目用虽只，知于衣的  
时哥串时干瓢的。说故样一衣因的来表报麻土银的的。面故  
那一下的米目的谷谷，土干果的的既同中的果公衣个两从  
是时哥串个衣：我我告即衣衣，土时哥串既谷米目里，衣衣，我  
。来表去都鼓时醉李的的单一事翼不，衣醉。的因的斗技隔衣  
我：示部米目用和鼓和衣来衣衣直谷醉李，时衣带带两的  
向醉的的，说醉的又醉李。里衣的衣事衣，斗技隔衣的的  
了说醉的衣衣十口，衣衣，衣衣王了向醉个了说干衣  
将衣小芋是母亲挖洋芋时生在地上的，因此爹妈给她取了小芋

这个名字。出出衣个衣衣离点一衣宝衣衣。小喜自衣了衣衣衣  
大有一年春天与往年一样，小芋家充饥填肚皮的食物所剩无  
几。肚皮吃不饱，只能给锅里的面糊糊添上几勺水，掺上几把  
菜，喝下去撑起来的肚皮上几趟厕所就空空如也，咕噜噜地  
叫。大人们方可忍着点，可不懂事的孩子们肚皮瘪了就张开小  
嘴哇哇地叫，这哭声揪着父母的心。衣出眼整整全衣衣衣

小芋父亲眼睁睁地看着面色苍白的妻子和身体瘦弱的女  
儿心里很不是滋味，晚上用被子蒙着头长吁短叹，白天挠头皮  
在外面转悠。在这个靠天吃饭的地方，除了生产队每月分一次  
的那点点只能维持生命的口粮，到哪里找吃的东西？衣衣衣

一天，小芋父亲转悠到沟畔的打麦场上，看见如碗口大小  
的一个黑洞伸向地下窑洞，他凝视了一会儿，怦然心动。

风冷飕飕的，夜黑黢黢的，小芋父亲深一脚浅一脚回来了。  
妻子看见小芋父亲腰里鼓鼓囊囊的，惊诧道：“你怎么成了这  
个样子，浑身的黄土，怀里揣的什么？”

小芋父亲啜嘴片刻，底气不足地说：“在亲戚家借了点洋